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欧也妮·葛朗台

XINKEBIAO BIDU CONGSHU OUYENIGELANGTAI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描写葛朗台的家庭生活，塑造了一个狡诈、贪婪、吝啬、残忍的暴发户葛朗台的形象，揭露了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讲述了金钱如何使人性毁灭，造就家庭悲剧的故事。

(法) 巴尔扎克◎著

宋璐璐 杜 刚◎编译

PRICE
本册仅售
13.80元
新课标
XINKEBIAO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欧也妮·葛朗台

XINKEBIAO BIDU CONGSHU

OUYENIGELANGTAI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 宋璐璐, 杜刚编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1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463-2130-1

I. ①欧... II. ①巴... ②宋... ③杜...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4656 号

书 名 欧也妮·葛朗台
著 者 (法)巴尔扎克(Balzac, H)
编 译 宋璐璐 杜 刚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李德尧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0)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 邮编:21004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2130-1
定 价 1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7)

前 言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无穷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不应错过的灵魂驿站。它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沙里淘金留下的精华，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它们交相辉映，构筑起世界文学的殿堂。

文学名著描摹了人类社会的状态，是对人类社会的艺术表现与思考，它不仅时贯古今，而且地连八方，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人的思想行为，道出了各个时代，各个空间的各种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风貌。所以文学名著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更是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呕心沥血为我们所呈现的最真实也最自然的社会简史。

读文学名著，是提高文学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著作的熏陶，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当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他）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通过与名家的对话，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就会浸润我们的灵魂，将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是高贵而迷人的，它既揭露生活的丑恶，也呈现人生的美好。阅读文学名著，就是要感受“艺术的魅力”，开发“想象力”，培育“炽烈”的情感和“博大”的情怀，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去读作品、看世界、认识人

生。读一本名著，实际上是在读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通过阅读这些名著，我们可以借助文学家、思想家透彻而敏锐的视角去解剖历史，去诠释文化，去感读他们的灵魂。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此套文学名著。

此套文学名著从几千年来 的中外文学名著中采撷菁华，筛选出了文学作品近百部，其中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选目科学、权威，它们的创作者无一不是各个时代文学与思想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足以使世界为之惊叹的文坛巨匠、思想巨擘。这些举世闻名的作品，有的是历尽作者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有的是指引时代的思想标航，有的是千年传承的智慧箴言，有的是扣人心弦的生花之笔。无论哪一部作品都是经历了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审视和思考，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文化的渲染与沉淀，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此外，此套文学名著还结合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精心设置了文章导读、内容思考等栏目，以此深入浅出地引导广大青少年读者走进名著的神圣殿堂。

此套文学名著，由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在古今中外的茫茫书海中精挑细选，综合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斟酌酝酿，数次修订之后编辑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千百年来文化沉淀的差别，探究一个个不同民族的独特气质，深入触摸一个个震撼时代的灵魂，细细品尝人类文化的精粹精华，开阔我们的视野，强健我们的精神人格。通过阅读这些精神典籍，学会在思考中探索、回味、感悟、提升。

毋庸置疑，此套文学名著必定是一套人文素质“教科书”。编者力图在抓住作品精髓的基础上，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朋友们能有所启示。本套名著不仅会受到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同时更是将《新课标》的指导内容贯穿始终的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相信它一定能让热爱文学的高中小学生们体会到“博”而“精”的阅读乐趣。

此套名著的编选，挂一漏万，也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2010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9
第五章	71
第六章	89
第七章	104
第八章	112
第九章	129
第十章	144

第一章

导读：葛朗台先生在索莫城可算是个很有名望的人物。他曾经是一名箍桶匠，通过收买当地官员拥有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成了一名农场主。葛朗台先生凭借自己的头脑，将葡萄园的生意越做越大，并且继承了几笔遗产，积累了不少财富。他还与当地的诸多政客商人有着密切的来往。

1

某些小的城镇里，一些房屋很容易让人们感觉到很凄凉，就好像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悲惨的废墟。在那些房子里既有修道院的沉寂和旷野的荒凉，同时又有废墟中那悲惨的场景。如果不是从窗台探出一张目光死板、冷漠的面孔，外人还会以为那是早就无人居住的空屋。索莫城的这条街道高低不平，它直通城市高处的城堡，在这条街的尽头就有一栋似有凄凉惨景的住宅。如今很少有人来这条街了，多处地段阴森黑暗，夏季热浪滚滚，冬天寒气逼人，然而它也有不少引人注目之处：这条街的碎石路面总是那么洁净、干燥，在行人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狭窄的街道蜿蜒曲折；城墙脚下的房屋安谧^①幽静。这儿是旧城的一角。这些住宅虽已历经三百年风风雨雨，其木制梁柱仍结实坚固。它那各具风格的建筑结构也受到考古学家及艺术大师们的关注。由屋前走过的人们，无不举目欣赏那顶端雕有奇形怪状动物头像的大木梁。大多数房屋的底层都由这种黑色浮雕的粗大的木柱、木梁托起，横木架上覆盖有石板，在那随时可

能倒塌的高墙上留下一道道蓝色线条。木筋墙的屋顶，因年代久远而歪歪斜斜，屋面的盖板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窗台已磨损变黑，精细雕刻几乎看不到了，仿佛再也承受不起那位可怜女工放在上面的棕色的石竹或玫瑰花盆。在不远处，便是镶有巨型钉头饰的大门，我们才华横溢的祖宗留在上面的异形文字含义莫测。时而有新教徒署名的盟誓，时而有旧教徒对亨利四世的铁杆诅咒。个别有产者还在上面刻上了他们钟形的贵族徽章，以显示其祖先曾任地方总督的光荣。这儿几乎是一部完整的法兰西历史。在这栋经艺术大师粉饰过的摇摇欲坠的房屋旁有一栋贵族官邸，虽已经历过一七八九年以来的历次震荡全法国的革命运动的破坏，但用石头建造的半圆拱门框上还可见到其贵族徽章的痕迹。这条街临街的房屋底层并非是些大小铺面，那些爱好中世纪艺术风格的朋友们见到的是我们天生单纯的祖先留下的缝纫工场。这些又深又暗的低屋矮房既无装饰的门面，又无橱柜、玻璃门窗。这儿的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粗制滥造地包着铁皮，上部向内敞开，下部装有弹簧门铃，不停地来回开、关。空气、日光只能从大门的上方或门框、地板和平窗台的矮墙之间的缝隙进到这洞穴般潮湿的室内。窗台上架有结实的百叶挡板，早上卸去，夜晚安上，并用带栓的铁条固定。矮墙供批发商陈列货物样品，这儿的一切货真价实，毫无江湖骗术，全是按经营的性质，陈列得满满的：两到三桶食盐及干鳕，几捆帆布及绳索，还有吊在楼板横梁上的黄铜丝及沿墙摆放的大大小的桶箍，柜台上还有几块布料。“要进吗？”一位穿着朴素、围着白头巾的青春少女立即放下通红的手上的织物，招呼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接待您或是售给您想要的货物。无论是做成两个苏的买卖还是两万法郎的交易，店主性格各不一样，有的冷淡，有的热情，有的傲慢。您还会看到一位坐在门口、转动着拇指与邻居聊天的售橡木板材的店主，看上去他只有少量做酒瓶搁架的劣质木材和两三捆板条，然而在码头货场上却堆满了足够安茹地区的桶匠生产酒桶的全部板材。他能够根据葡萄收成的好坏知道要售出多少制造酒桶的木板，误差只在一块上下。阳光充足之年，他会财源滚滚，如遇连阴多雨，他则丢本失利。仅一个上午，一只酒桶便可由十一法郎跌至六法郎。这地区与都兰一样，生意的好坏受天气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种葡萄

的农户、田产主、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主人，都期盼阳光。要是听说夜晚有霜冻，晚上睡觉都会心惊胆战。他们怕雨，怕风，怕旱，但时而又需要雨水；时而需要炎热，时而又希望阴云。上帝总与人间利益作对。天气变化，就是人们面部表情的晴雨表，时而让人愁容满面，时而使人笑逐颜开。索莫城这条古老的大街上，从头到尾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这真是黄金般的天气。”家家户户都在估算自家的收成，左邻右舍相互报告，“天降金元宝了！”他们明白，适时的阳光和雨水会给他们带来好的收成。风和日暖的周六中午，您不可能从这些正直的手工艺商人那里买到一分钱的东西，他们各家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小块的田地，都要下乡几天。这些全是事先定妥的事：买进、卖出，赢利多少等。商人们大多数时间用来娱乐，考察，评头论足和窥伺隐情。旁边的人未向丈夫打听出山鹑是否烧到火候之前，女人是不会去买它的。年轻姑娘如果将头探出窗外，那绝对逃不过闲人的目光。这儿没有隐私，人们的思想就像那些黑暗幽静的房屋，虽未能进去，但毫无神秘之感。人们几乎整天生活在户外，一家子坐在自家门前，在那儿吃午饭、吃晚饭，也在那儿拌嘴。过往行人，无一不被评论一番，历来如此。某个异乡客来到外省城镇，必会沿街遭到嘲弄，故而有了许多趣闻，昂热人也因此而有了“讽刺大王”的美称。这座古城的旧公馆位于这条街的高处，本地乡绅曾在此居住。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儿。这栋凄凉宅院曾民风淳朴，风光百年，令人肃然起敬；如今却不再有当年的景象了，法兰西风俗也已日渐消失。沿着这条风景如画的蜿蜒曲道走过，事事处处无不唤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情不自禁地进入遐想。走着走着，您便会发现一个黑暗而隐蔽的角落，中间隐藏着一道门，那就是葛朗台先生的府邸。如果不介绍葛朗台先生的身世，您绝不会明白“府邸”这个词在外省究竟有何深刻含义。

葛朗台先生是索莫城有名望的人，未在外省生活过的人绝不会知其原委。有些人称这位葛朗台先生为葛朗台老头，喜欢这样称呼他的老人显然已为数不多了。一七八九年时，他还只是个箍桶匠，但日子过得也还算富裕。他读过书，能写会算。法兰西共和国在索莫地区拍卖教会产业时，他已四十岁，并且刚刚娶了老婆，妻子是一位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于是葛

朗台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的陪嫁——两千金路易及手头的现款，去了地区首府。他还拿出岳父赠送的四百路易收买了监督拍卖国有产业的执行官——一位粗暴的共和党人。这样，他便以十分便宜的价格买下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及几块分租田，他的这一行为虽有许多不太合理之处，然而却完全合法。索莫城的百姓革命意识不强，因而葛朗台老头被视为当地有胆识的爱国志士、有新思想的共和党人，然而这位箍桶匠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葡萄园。葛朗台还被任命为索莫地区的行政委员会成员。他温和地影响着当地的政治和商贸：政治上，他保护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贵族，尽力阻止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贸方面，他向共和国军队提供白葡萄酒，每年大约一二千桶，但换来了原属一家女子修道院的好牧场，这是留到最后才拍卖的牧场。葛朗台这位好好先生于执政府时期当上了市长。他处事谨慎，而自家葡萄园的收入更是好上加好。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更何况他还被认为是戴过红帽子的人，因而于帝国时期被免职，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取而代之，此人后来还晋升为男爵。葛朗台先生虽然失去了行政长官的荣耀，但他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在任职期间，在本地区修了好几条公路直通自家的田产。在房屋地产登记造册时，他也得到了极大好处，故而上税微薄。自从田产分级以后，由于他长期精耕细作，他的葡萄园成了当地上等的葡萄园，他家葡萄园出产的葡萄能酿出高等级的葡萄酒，在此问题上，他真可申请到荣誉勋章。

4

以上情况发生在一八〇六年，当时的葛朗台先生已五十七岁，他的妻子才三十六岁，他们合法婚姻的独生女儿也已十岁。也许是上帝见他官场失意，想安慰安慰他，因而使他在一年之内继承了三笔遗产：第一笔是岳母的遗产，她本来姓德·拉·贝尔特尼埃，后来成了德·拉·戈迪涅夫人；接下来的便是岳母的老父亲的遗产，他就是德·拉·贝尔特尼埃老先生；最后继承的遗产是他自己的外祖母的，也就是冉蒂耶老夫人的。这三笔巨产究竟大到什么数额，根本就无人知晓。这三位老人视钱如命，一辈子精打细算，为的是攒下钱来独自暗暗欣赏。德·拉·贝尔特尼埃老先生认为，拿钱出去投资就等于是挥霍，看着闪闪发光的金子比拿去放高利贷更划算。索莫城的人只能从他们家看得见的资产带来的收益，去推测其财富的数额。

因而葛朗台先生获得一个新贵族的头衔，这是任何平等狂也抹杀不掉的。他在一年之间便成了全区最大的纳税人。

他经营了一百阿尔邦的葡萄园，年成好时可产七八百桶葡萄酒。他还拥有十三块分租田、一座老修道院，他将那儿的大小玻璃窗及彩色玻璃窗全部用砖封死了，以便节省门窗税，还可把这些东西长期保存下来。他还拥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牧场，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三千棵白杨树，现都已枝繁叶茂，他的住房是自家的财产。这就是人们所能看得见的财富。至于他的资金，只有两人能估计个大概：一位是替葛朗台放债的公证人克罗肖先生；另一位是索莫城最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葛朗台经常因私事暗中与他往来。克罗肖及德·格拉桑两位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们为人却非常谨慎，在外省博得信任且有较优越的地位。他们在公开场合对葛朗台先生总是毕恭毕敬，这便叫人无不猜测这位前任市长的家底会有多么厚实。索莫城的人无不相信葛朗台先生拥有私人金库，有满是金路易的密室，想象着他在深更半夜看着成堆的发亮的元宝时的喜悦心情。那些爱钱如命的人也认为他的确如此，在他们看来，葛朗台的眼睛里放射出的便是黄金的光芒。会挣取大额利润的人，必然会和色狼、赌徒及讨好卖乖者一样，他们都会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习惯：行为鬼鬼祟祟，动作偷偷摸摸，神态贪得无厌，可是这一切又难逃过同行们的眼睛。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那些作恶者之间的无声的语言。葛朗台先生受人尊敬，他从不拖欠任何人的人情和债务，他既是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好手，同时又像是个天文学家，他可以准确地推算出葡萄收获的情况：什么时候需要准备一千只桶，什么时候只需准备五百只。他搞投机生意，从未有过失手现象。酒桶比酒贵时，他总有酒桶出售；小业主们每桶酒的售价为一百法郎时，他会将酒大量囤积起来，等市价上涨到二百法郎时再开始出售。一八一一年是个好年成，他囤积葡萄酒慢慢出售，直到最后，他总共赚了二十四万里弗尔。提起捞钱，葛朗台先生如狼似虎，又好似蟒蛇出洞，他会蜷缩着身子，趴在地上，久久地凝视着自己眼前的猎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会猛扑上去，张开钱袋大口，吞食大量的金币，尔后，他会安然静卧，像条吃饱了的蛇，一动不动，等待着慢慢消化肚内的食物。凡是见过他的人，无

不既抱敬佩之情，又怀恐惧之感。索莫城的人，不都曾经受到过他那冠冕堂皇的钢牙利爪的伤害吗？某个人向他借款置产业，克罗肖先生要收百分之十一的利息；另一个人因汇票贴现找到德·格拉桑先生时，被提取的利息更是高得可怕。不论是在白天的集市或是晚间的闲聊，无不听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有的人还认为，这位葡萄长老的财富，是当地人的大骄傲。不止一个批发商，也不止一个客栈老板，见到外地客人时总要兴致勃勃地说：“先生，我们这地方有两三家百万富翁，至于葛朗台先生的家产究竟有多少，可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一八一六年，索莫城那些最精明的算账老手估计，此人的地产约值四百万。因此，自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他每年平均有十万法郎的田产收入，照此推算，他手中拥有的现金几乎与他房地产的价值相等。每当玩过纸牌或是聊过葡萄之后，人们也总会谈到葛朗台先生。那些能干的人则会说：“葛朗台先生吗？……葛朗台先生大概有五六百万啊！”“您真是比我有能耐，我可从未知道他财产的总数。”克罗肖先生和德·格拉桑先生听到这些话时总是这样回答。某个巴黎人提到大银行家罗特西尔德或拉菲特时，索莫城的人则会打听他们是否和葛朗台先生一样富有。如果巴黎人面带微笑、骄傲地表示出肯定时，他们则会以怀疑的神态相互摇头对视。如此巨额财富，犹如金箔帷幔^②，完全隐匿了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即使其生活本身存在有光怪陆离之处曾遭人嘲笑奚落，如今已不再有人重提此事了。葛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是他事先框定的。从言谈举止到穿着打扮，即使是他一个眨眼的动作，都会成为当地人的清规戒律。当地的每一个人，都像是研究动物本能动作的博物学家，多少都会从他那细小的动作中找出高深而又无法言表的智慧。“今年冬天天气寒冷，”有人在说，“葛朗台先生戴上了皮手套，该收葡萄了。”“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做酒桶的木材，今年的葡萄一定能高产。”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也不买面包，他的佃户每周一次为他送货上门，用以抵租，送来足够的腌鸡、肉鸡、禽蛋、黄油和小麦。他还拥有一间出租的磨房，租户将小麦拿去加工，然后再将面粉和麦麸一并送回。他家只有一个女佣，就是大个子娜依，虽然她已不再年轻，但每个周六还得亲自动手做全家人吃的面包。葛朗台还与种菜的佃户商量妥当，要求他们定时供应

蔬菜。至于水果，自家的产量之大，大部分的鲜果可送到市场出售。取暖的柴火都是由佃户去自家篱笆里砍回，或是将田头地边似腐非腐的老树桩锯倒，然后装到车上送进城。佃户们为讨得他的一声道谢，还将柴火搬进柴房堆好。他们家众所周知的开销就是购买祝圣面包，太太和女儿的服饰，教堂座椅的租金、灯火费，大个子娜依的工资，锅子镀锡，交税，房屋维修及庄园的开支。他在不久前又买进了六百阿尔邦树林，并将它交给附近的护林人员看管，还答应付给补贴。自从得到这片树林，他才开始吃野味。葛朗台行为简朴，平时少言寡语，喜欢使用一些警言绝句，讲话时声音轻细。自从大革命开始，他便更加引人注目。每当他发表长篇讲话或是与人争论时，他总是结结巴巴，越说越让人摸不清事实真相。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他受教育不足的缘故，其实，他是在有意装模作样，本故事中提到的几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外，他还有四大绝句，就像是数学公式，可供他用来解决和处理日常生活及商务中遇到的难题：“我不知”，“我不能”，“我不愿”，“以后再说”。他从来不立即说“是”，也从不立即说“不”，更不会留下任何字据。你同他讲话，他冷若冰霜似的听着，右手托住下巴，左手抱住右肘。他一旦作出决定，便永不反悔。再小的买卖，他也会久久地思来想去，经过狡诈舌战，对方无意中说出秘密还会认为自己是绝对守口如瓶。这时他则会说：“未征求我太太的意见，我不能作任何决定。”其实，他待妻子如同奴隶，然而在商务上妻子却是他最好的挡箭牌。他从不去别人家做客，既不接受邀请，也不宴请他人。他做任何事都从不弄出声响，似乎什么都需要节省，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为了尊重他人的所有权，他从不乱动别人的东西。尽管他说话轻言细语，行为审慎，然而他那箍桶匠的言谈和习惯却总会显露出来，尤其是在自己的家里，表现最为突出，不像在外那么自我克制。从体格方面说，葛朗台身高五尺，矮矮胖胖，小腿滚圆，髌骨粗大凸出，宽肩膀，棕褐色的脸上留有天花后的麻点。他直直的下巴，平平的嘴唇，洁白的牙齿。他眼睛的样子，看上去好似沉着，但给人畏惧之感——就像人们所说的蛇眼。他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而且还有几个意味深长的小疤。他暗黄色的头发已经花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竟敢拿葛朗台先生的头发开玩笑，说他头

上长有金丝银线。葛朗台先生的蒜头鼻子上长着一个布满青筋的肉瘤，普通老百姓说那里面装的尽是鬼点子，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葛朗台先生如此容貌，足以显示出他的诡计多端，不正直而无热情。他自私自利，他全部的感情就是以敛财为乐，以及放在被他视为唯一的财产继承人的宝贵女儿欧也妮的身上。葛朗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出他的自信，这种自信是生意场上顺风得意养成的习惯。因此，他看上去平易近人，其实却冷酷无情。他的衣着打扮总是同一个模式，自一七九一年至今，从未有过改变，始终穿着一双系有皮革鞋带的皮鞋，一双四季不变的厚羊毛袜，一条钉有银色纽扣的栗色粗呢布短裤，一件右侧加扣、褐色的条纹绒布背心，一件又肥又大的长下摆栗色礼服，一条黑色领带和一顶教友派教徒的礼帽。一双手套与警察的手套一样结实，一用就是十二个月，为了不弄脏它，他总是做着同一个手势，手放在帽檐的同一位置。关于这个人的情况，索莫人能知道的也就这么多。

- 8 只有六个人有权进入葛朗台的家。最有资格的三个人中应首推克罗肖先生的侄儿，这位年轻人自从当上了索莫城一庭的庭长，他便在自己的姓氏克罗肖前加了德·蓬丰，并且竭尽全力使德·蓬丰氏盖过克罗肖氏。他的签名也是克·德·蓬丰。诉讼人要是不小心称他为“克罗肖先生”，这人在庭审时会立即发现自己做了件极大的蠢事。称他庭长的人可以得到他的关照，那些会谄媚阿谀者若称他为德·蓬丰先生则会迎来他最甜蜜的微笑。庭长先生现年三十三岁，拥有一座取名为德·蓬丰的庄园。每年的固定收入可达七千里弗尔，他还将继承两个叔父的家产，一个是公证人克罗肖先生，另一个是图尔的圣马丁教堂教务会的要人克罗肖神甫。两人都是公认的当地富豪。克罗肖氏的三大家族加上他们各家众多的表亲，总共有二十多家人沾亲带故，并且自成一派，如同过去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梅迪奇家族有自己的顽敌帕齐家族，克罗肖家族也一样，也有自己强大的对手。德·格拉桑夫人也有个儿子，当时已二十三岁，她之所以成为葛朗台太太牌桌上的常客，是因为她指望自己的儿子阿道尔夫能与葛朗台太太的女儿欧也妮结为百年好合。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也赞同妻子暗中的计划，他也经常在后面不声不响地帮助这位老吝啬鬼，关键时刻总是亲临前线。

德·格拉桑氏也有自己的党羽、表亲和盟友。在克罗肖一方，被称为家族老外交的克罗肖神甫，有位当公证人的兄弟撑腰，他与银行家夫人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一心想使葛朗台家的那份巨额资产最终落到当庭长的侄儿的门下。克罗肖和德·格拉桑两家明争暗斗的焦点就在于争夺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将来究竟花落谁家，这已引起索莫城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究竟会嫁给谁？是庭长先生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桑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各有自己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葛朗台先生一家都看不中，他们说这老箍桶匠的野心可不小，他想找一个贵族院议员做女婿。葛朗台家每年有三十万里弗尔的收入，他会要求这位女婿同意购买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部的酒桶。另外一些人则看法相反，他们说，德·格拉桑夫妇均出身名门贵族，家庭实力雄厚，阿道尔夫英俊潇洒，除非他葛朗台的袖筒内突然又冒出一个教皇的亲侄，否则这桩再好不过的亲事定会使这位出身低微、全索莫城都见过他手持刨刀干活、并且曾戴过红帽子的人心满意足。那些会看事的人则提醒说，克罗肖·德·蓬丰先生可随意进出葛朗台先生的家，而他的对手只有在星期天才可进见。有些人确信，德·格拉桑夫人与葛朗台家的娘们的关系密过克罗肖家族。久而久之，她终会心想事成。反驳者又说，克罗肖神甫最善溜须拍马，女人和僧侣斗智，实力不相上下。“他们的争斗可称得上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索莫城的一位风趣者说。当地有些了解葛朗台的人认为，葛朗台一家，谋略深远，他们不会让自家的财产落入外人手中，他们会把葛朗台小姐嫁给巴黎的葛朗台先生之子，这位葛朗台先生是巴黎有钱的葡萄酒批发商。克罗肖家族和德·格拉桑家族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葛朗台姓的这两位堂兄弟三十年来并未见过两次面，巴黎的葛朗台对儿子寄予厚望，老葛朗台已当上了区议员，并且是一区之长，国民自卫军上校，商务法官，他们否认与索莫城的葛朗台有亲缘关系，他们扬言要与某位得到拿破仑宠爱的公爵家族结亲。方圆七八十里的人们都在漫无边际地谈论着这位大笔遗产的女继承人，就是在从昂热到布卢瓦的公车上也是如此。一八一八年初的一件事，使克罗肖派明显占据了德·格拉桑派的上风。当时的弗鲁瓦丰家族早已名扬四海，据称其优美的猎场、别墅、田庄、河流、鱼塘、森林，总共价值

可达三百万法郎之多，但年轻的德·弗鲁瓦丰侯爵因一时资金短缺而不得不变卖其农庄。分别担任公证人、庭长和神甫的三位克罗肖先生在其同党的帮助下阻止了年轻人将田产分片变卖的计划，并使他相信，分片变卖麻烦事多，还会因分别确定每块地价而面对没完没了的官司，建议他将农庄整体卖给有现金支付能力的葛朗台先生。经过努力，克罗肖派终于促成了这一大宗买卖，将弗鲁瓦丰侯爵的庄园这块大肥肉送进了葛朗台先生的嘴里。葛朗台办完手续，并用现款结清应付款项。此事不但轰动了索莫城，甚至还传到了南特和奥尔良。葛朗台还趁外出办事返回之机，搭车顺道去视察了新买的庄园，看过一眼自家的房产便返回了索莫城。他确信，这次投资可赢利百分之五。他还思索着美好的计划，将全部零散的田产也归并到弗鲁瓦丰这片侯爵领地上来，他还决定平整土地，砍倒全部的树木，采伐牧场上所有的白杨，以便重新填满业已空虚的金库。

10 现在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称葛朗台这栋房子为“府邸”，以及这两个字的真正分量了。其实这是一栋暗淡、冷清、阴森的宅院，位于城市的高处，紧靠在破烂不堪的城墙脚下，两根门柱、穹顶及整个房子均由石灰石建筑而成，这是卢瓦尔河边特有的白石，其质地之软，平均使用寿命还不足两百年。由于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和日晒，门柱和拱顶的表面早已百孔千疮，看上去好似法国建筑艺术中的虫迹状石纹，同时又貌似监狱的大门。拱顶的上方有长长的硬石浮雕，那代表四个季节的图案也已模糊不清，有些地方已发黑。浮雕上方凸出的盖板上长着东倒西歪的杂草；有黄色的墙头草、牵牛花、日旋花、车前草，还有一株最高的樱桃树苗。棕色的实心橡木大门已干枯，裂缝随处可见，看上去已不再坚固了，然而许多紧固的铆钉，排成对称的图形，因而使大门仍能结实如初。有一扇门的中间开了一个小方窗，窗上装有密密麻麻的生满红锈的铁条。门的吊环上拴有一把形状特别的小锤，来人叫门时用它敲打门上一颗形状怪异的门钉。这小锤为椭圆形，就像我们的祖先用来击钟报时的金属人像，同时又好似一个惊叹号。仔细看去，古玩爱好者会发现它原本就是个小丑人像，现还留有少量痕迹。由于时间久远，原有的线条已不复存在。这个带铁栏的小方窗始于宗教战争年代，主人当时就是通过它辨认来访的亲友，然而外面

的好奇者走路时，也可看到阴森暗绿色的穹拱深处有通向花园的几级破损的台阶。花园的四周是潮湿的围墙，墙面上一滴滴的水珠随处可见，墙上还长着几棵不经风霜的小树。这围墙原本是城墙，附近的住户便利用它做了花园。葛朗台家的底层是一间最主要的“大厅”，它的入口就在大门穹拱的下方。在安茹、都兰和贝里等小城镇，很少有人知道这“大厅”的重要作用。其实，这是一室多用：既是候见厅，又是会客室；既当书房，又当内室；既当饭厅，又是全家人的起居活动室，又是全家人共用的工作室。街区的理发师每年两次在这儿为葛朗台先生理发；佃户、神甫、区长及磨坊工人有事交谈也在这儿进行。这间大厅有两扇临街的窗户，室内铺着木地板，墙面从上到下都安装有灰色护墙板，下端还有古色古香的脚线。天花板上有两根灰色的外露的横梁，横梁之间填塞的废灰浆已经发黄。壁炉由粗糙的白石砌成，上面装饰着阿拉伯图案玳瑁的旧铜钟，壁炉的上方有一块浅绿色的玻璃镜，四条边磨成斜面，看上去显得很厚，外围还嵌有钢框，框上有金银色的图案，闪出一丝耀眼的光芒。壁炉两边是两架金黄色的多枝黄铜烛台。这烛台有两大用途，拿去玫瑰花形的托盘，主枝与浅蓝色的古铜镶边的大理石灯座正好配成一盏单枝烛台，可供平日照明使用。大厅的古式座椅上蒙着绣有拉封丹寓言图案的绒布，没有渊博学识的人，是不可能说出寓言图案的主题含意的，因为原有的色彩已经褪尽，人物面像早已千疮百孔，补丁压着补丁。这间屋内的四角放着碗柜似的墙角柜，上方是几块油腻腻的搁板，一张做工精细的旧牌桌位于两扇窗的正中，靠在墙上的护墙板上，桌面还画有棋盘格。桌子的上方，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色的木框四周饰以木纹金边，苍蝇趴在上面吃喝拉撒，木纹金边全被蝇粪覆盖。与壁炉相对的墙面上有两幅彩粉肖像，一幅是葛朗台太太的祖父德·拉·贝尔特尼埃先生，身着法国王室卫队中尉服装；另一幅画的是已故的冉蒂耶太太，她是一身牧民的装束。两扇窗子上挂着图尔红绸窗帘，上面满是褶裥，吊窗帘的丝绳的末端系着教堂用的玻璃球和流苏。这种与葛朗台先生的习惯形成极大反差的豪华装饰是购房时就有的，此外还有壁炉上的镜子、挂钟、带绒绣的家具及红木碗柜。在靠近门的那个窗台下有一把藤条座椅，四脚加了垫块，以便葛朗台太太坐上